

(台 湾)

马云鹏 著

毒蜘蛛

华夏出版社

毒 蜘 蛛

台湾 马云鹏 著

华夏出版社

毒 蜘蛛

台湾 马云鹏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 10.75 印张 250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册

ISBN 7-80053-318-2/I·109

定价: 3.2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大千世界，万恶淫为首。情场失意者，为报复情敌，嗜血成性，不择手段；黑社会各派势力，穷凶极恶，各施诡计；有神秘的金发女郎，方卖笑者，又化为白头老姬；更有索金巨万的职业杀手，贪恋女色，终堕入五里迷雾；风流荡妇，卖弄色相，黑手党徒神颠魂倒……若欲洞悉现代社会空前怪诞的犯罪内幕，本书实为不可不读！

目 次

酒吧中的神秘女郎	(1)
光天化日下的绑架	(29)
黑手党节外生枝	(60)
女党魁居心叵测	(88)
苏珊娜中计落网	(106)
疯狂的复仇者	(112)
黑帮聚会	(144)
疯狂的复仇	(173)
真相大白	(197)
高筒靴中的导弹片	(228)
巧布迷阵	(258)
谁是凶手	(292)
联合国大厦前的死光	(312)

酒吧中的神秘女郎

纽约还是象往常一样繁忙，公共场所都挤满了人，看来没一个地方较为安静。

国际特警组织派驻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夏力，为了纪念他与阿生愉快的合作，今天特别破费，专程请阿生到这儿来，此外还有两位女同事作伴。

这是一间颇高雅的餐室。

阿生将要离开美国，总部要把他调到罗马去。他留在美国已有好长一段日子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他大部分时间留在纽约，协助夏力处理一些案件，尤其是与华人有关的。他是巴黎总部派来的特派员，但在纽约这段日子里，他仍然十分尊重夏力，有时甚至把他当作上司一样。

夏力办事处的男女同事们，衷心佩服阿生这位中国籍特警。多年来，他们能够保持紧密、愉快的合作。因此，听说阿生要调走，他们都感到依依不舍。

眼前这两名女特警，一个是夏力的助手安妮达，另一个是阿生的助手戡丝。

尽管每一个服务于国际特警组织中的人，心理上早已作好随时会被调到远方的准备，对任何人都不产生太深的感情，但是，人到底是人。因为人有感情，不同于其他动物。

眼前这四个人，平日相处得十分融洽，工余时间又常常聚在一起。现在一旦要分离，内心自然有些留恋。正当他们举杯言笑之际，阿生不知怎的，突然怔住了。

夏力等人由于职业的关系，都是十分敏感的。他们发觉阿生的表情有异，立即循着他的视线望过那边。一名三十余岁的意大利男子，正与一名二十五六岁的女郎进来。

夏力立刻会意地低沉叫了一声：“原来是他。”

阿生也喃喃地说：“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他就是黑手党党徒施拉。”

“你一点也没有记错，他还是一名神枪手呢！”夏力说。

安妮达低声笑道：“你们似乎在比赛记忆力。”

阿生回头问戡丝：“你猜那女郎是什么人？”

戡丝朝施拉身畔瞥了一眼：“很象他的乡里——意大利女郎。”

当时施拉正与那女郎在一个卡座中坐下来。那女郎身材健美，打扮入时，与施拉似乎谈得很投机。

安妮达笑着对阿生说：“你似乎很懂得欣赏女人，这女郎比意大利艳星罗路宝烈吉姐还美丽动人。”

阿生只是轻轻一笑。然后，他呷了一口酒，又取出一副眼镜戴上了。

熟悉阿生的人都知道他的眼力极佳，从来无须戴眼镜。然而他身边却常常带着一副眼镜，夏力知道这是一副红外光眼镜。

表面上，阿生好象一名花花公子，贪婪地看着那女郎。但夏力非常了解阿生，他知道阿生不是那种人，尤其是当阿生架起红外光眼镜去看那女郎，更加意味到事态极不寻常。

夏力正想问阿生。阿生突然一声：“对不起！”人已经站了起来，走出了座位。

夏力等人不知道阿生又要做些什么，但能肯定他不是去洗手间，因为洗手间的方向不是在那里。

阿生走进了电话间。他先将电话间的门关上，然后拨了一个长途电话：电话接通了。

阿生在电话中说：“我要找妈咪。”

“谁找妈咪？”

“他在吗？”

假如这时候有人在他身边，一定会感到迷惑不解。

阿生当时是以英语跟对方交谈，稍有常识的人也知道英语中的他与她绝不相同。阿生电话中要找妈咪，应该是女性才对，为什么问“他在吗？”

对方又问阿生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纽约国际特警办事处的阿生。告诉老人家，就说阿生有急事找他。”

“好，请等一等。”

电话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哑涩的老年人：“哪一位？”

阿生却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：“你心目中最讨厌的中国人。”

对方随即格格地笑了起来：“你这小鬼，阿生。你在哪儿？”

“一间高雅的餐厅之内。”阿生说：“刚才我遇上一个女人，可以立即帮我请教一下章鱼么？”

“她是谁？”对方又开玩笑地问：“可是同你上过床的？”

阿生笑道：“我没这种心情，更没这种胆量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我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告诉我吧，她是谁？”

“意大利女郎苏珊娜。如果我没看错，她是意大利赤军旅创始人之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的章鱼一定有她的资料，你等一下！”

电话搁置下来。

上述对话，行外人一定听得莫名其妙，但保安圈内的人一听就会明白。原来章鱼只是一部精密电脑记忆系统的代号。章鱼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武器之一，其中收

藏了全世界已知的恐怖分子的一切有关详细资料。负责管理这电脑系统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头目，他是CIA的元老，圈内人习惯称呼他“妈咪”。这正是他的代号。

章鱼是他们触觉伸至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象征。事实上，妈咪率领下的情报人员，每天都分别把收到的资料，存入章鱼这部电脑之内。这些资料来自世界各地，包括盟国情报机构，以及CIA派往各国搜索所得的。几乎丝毫也没有遗漏，连每一个恐怖分子的生活小节也成为搜集的对象。同样地，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不少请求提供资料的电报寄到这儿来，虽然这并非是唯一的电脑系统。除此之外，至少西德也有一部类似的电脑系统，欧洲盟国有时会向西德求取此等资料。西德这套电脑系统甚至比章鱼更先进，它是属于西德刑事调查局的，设在威斯巴登。

在西德边防前哨、警岗、机场、火车站以及码头等处的海关，约有一千三百架电视机，线路直通威斯巴登的电脑分析中心。当然，这些电视机并非是用来欣赏电视节目用的，而是象航空公司用来查客位的订机票用的那一种。军警人员及海关人员，只要对某人有疑问，立刻可用此等直通线路，透过电视机的荧光屏，获得电脑分析中心的回答。

现在阿生要求CIA头目妈咪向章鱼查讯苏珊娜的行踪，妈咪既然知道阿生是什么人，自然不会拒绝的。

苏珊娜只有二十多岁。这女恐怖分子的一切生活习惯、行踪、嗜好以及特征等等，都被储入章鱼电脑记忆系统。只要妈咪用他的手在键盘上按几下，答案就会在十秒钟内出现于荧光屏上。

妈咪一边跟阿生讲话，一边用一支手按动他面前的一排按键，眼睛则注意着上面一部电视机的画面。

答案出现了。

妈咪对阿生说：“苏珊娜去罗马被警探跟踪时，突然失踪，下落不明。”

阿生问：“有没有迹象表明她来了美国？”

妈咪答道：“有可能的，因为保安人员追踪她的线路在机场附近。她可能用假护照，化装后先逃往巴黎，再转飞纽约的。”

“她喜欢喝什么酒？”阿生又问：“抽什么烟？”

妈咪一边讲话，一边用手指按动那按键，然后将答案告诉阿生：“她喜欢喝一种欧洲酿制的红A甜酒，一种美国香烟——K牌。”

阿生回头望玻璃外面，匆匆对妈咪说：“对不起，谢谢你的帮忙，我们回头有空再谈吧！”

电话匆忙间挂断了。

阿生为什么会这样？原来他回头张望时，发觉那美女已不知去向。阿生急忙冲出电话间，他望向卡座那边，只见桌上留下两杯未喝过的酒，人却不知踪影。他急忙又冲向门外。

门外有一人正要进来，差点儿与阿生撞个满怀，此人正是夏力。夏力对阿生说：“不必追了，他们已开车走了。”

阿生说：“果然是作贼心虚。”

二人回到酒吧。一名侍者正将两杯未喝过的酒取走，却被阿生止住。阿生出示国际特警证件，表示要将两杯酒连杯带走。夏力当然明白阿生的意思，但侍者却感到十分为难。最后他们找来经理，表示愿意付钱将酒连杯一起买去，经理反而大大方方的，无条件让他们带走了。

一名高级 CIA 人员专程由维吉尼亚州飞到纽约，此人名叫尼克，还带来一名助手胡丹。二人匆匆赶到国际特警办事处，会晤了夏力和阿生。

阿生职业性的敏感，证明他确实是吃这一行饭的专才。他从酒吧带走的两个酒杯和未曾沾唇的两种酒，其中一种证实了就是苏珊娜最喜爱的红 A 牌甜酒。

但阿生所重视的并非那些酒，而是酒杯上的指纹。指纹副本分送 CIA 总部及联邦调查局。

CIA 总部利用章鱼电脑记忆系统的分析，证明其中一组指纹是苏珊娜的，因此证明阿生绝非无中生有。另外一组男性指纹，经联邦调查局查出，是黑手党的神枪手施拉的。

施拉已潜伏了很长时间，为什么会忽然间跟远在欧

洲的女恐怖分子首领一起出现？

苏珊娜一直是意大利保安人员监视的对象，但她的神通广大，令保安人员头疼。施拉和这女人在一起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苏珊娜能够在监视中逃出意大利，迅速来到纽约，足以证明这女人很有办法。

阿生除了迅速将这发现向国际特警巴黎总部报告之外，还分别将资料向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提供。现在，尼克带人匆匆由 CIA 总部赶来，正好表示美国人对这项发现也开始感到震惊。

在夏力的办公室内，阿生、夏力和尼克三人面面相觑。“意大利赤军旅会不会跑到美国来干一些惊人事件？”尼克把心中最担忧的问题，向夏力和阿生提出来。

夏力说：“美国有不少意裔移民，尤其是黑手党的成员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。从我们这次在酒吧间的无意发现，可以想象到赤军旅很有可能与黑手党勾结。只可惜，我们的警觉性高，他们反应也太快，结果让他们逃掉了。”

尼克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们已通知了联邦密探，他们迟早会把施拉找到。”

夏力说：“其实，他们并未触犯美国法律，为什么要匆匆逃避？”

尼克不止一次听过酒吧中的情况，他说：“也许你们发现你们正在监视他们，所以连酒也没喝就匆匆走

了。”

阿生说：“我与妈咪通电话时，他们显然已发现我的同事在场；苏珊娜并不认识我们，我只在国际特警的内部见过她的照片。但是，夏力见过施拉，施拉也应该知道他是谁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无理由要匆匆离开酒吧，唯一的理由就是：施拉发现了夏力队长时，悄悄告诉了苏珊娜。她一向反应迅速，所以急急离开，以防身分被人发现。就凭这一点去推想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苏珊娜一定又有惊人的杰作。”

“假如不幸给你猜中，美国将会给他们弄得地覆天翻！”尼克说。

“是的！”夏力也有同感，“单单是黑手党，已足以令我们疲于奔命，加上赤军旅，更加令人感到头疼。”

“赤军旅是意国左派极端分子。”阿生分析说：“照我推测，他们不会在美国国内生事，最有可能是策划一起劫机事件。”

尼克说：“为什么要来美国劫机？”

“因为在美国很容易弄到枪械，尤其是他们找到了黑手党，更加易如反掌。”阿生又说：“章鱼的电脑分析和我的估计差不多。赤军旅的目的，大概是要引起世人——尤其是美国人的注意。”

“听说你快要走了，是不是？”尼克忽然又改变了话题。

“是的，我就要调往欧洲。”阿生点头答道。

“有没有可能为这件事多留几天？”尼克有点依依不舍。

阿生苦笑，耸了耸肩：“恐怕不行，总部要我后天起程飞往巴黎，迄今为止，命令一直没有改变。其实，这里有许多同事，我留下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”

夏力开玩笑地说：“欧洲著名的女恐怖分子改头换面的跑到美国来，我们国际特警队伍中最著名的中国人却跑到欧洲去，这才是真正的调防呢。哈哈……”

尼克说：“目前，我们第一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找到施拉。找到他，相信一切答案就有了。”

阿生说：“以你们 CIA 的面子，向黑手党人说一句，他们准会把施拉交出来。”

尼克说：“别把我们看的太高了。不过，假如你有空的话，我倒希望和你走走，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携手合作呢！朋友。”

阿生回头望望他的搭档夏力。夏力说：“你愿意去就跟他去好了，我这里没有你的事。”

夏力对阿生也有一份难以形容的感情，他们合作了很长时间，破了很多大案。合作去作一件事，最重要的是相互默契。阿生和夏力就是这样。还有两天阿生就要离开纽约，夏力内心有点惆怅。他有意让阿生好好休息两天，什么工作也不派他，想不到这一次竟然是阿生“自找麻烦”。当然，他十分了解阿生，象他这种人，对工作向来就十分热情，绝对不会认为是件麻烦事。

夏力有许多日常事物要亲自处理，所以只好叫阿生跟尼克去找施拉。

尼克是 CIA 总部派来的，在此之前，他常到纽约来，与阿生也不是头一次合作了。

CIA 人员一向自大，但对国际特警却不敢。

阿生和尼克离开国际特警办事处，尼克的助手胡丹则到联邦密探队办事处去联络。

这是一间十分热闹的酒吧。到这儿来的酒徒，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，其中有不少是黑手党徒。

尼克和阿生刚一进来，已经引起好些人窃窃私语，他们走向酒柜前面的一列高脚圆凳，酒保竟然没有招呼他们。

阿生笑道：“看来我们不受欢迎了。”

尼克心里很生气。一名酒保朝阿生瞥了一眼，阿生立刻把握住机会叫住他：“给我们两杯啤酒！”

酒保却佯作不闻，一掠而过！身旁有人哄笑。

阿生突然站了起来，身子冲向柜内，双手一抓，就将柜内的酒保整个人扯了出来。另一名酒保见状，立即伸手到柜子下面去拔枪，尼克看在眼里，迅速抢先将枪管抵住他胸前心窝处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有两名大汉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扑过来，向阿生袭击。阿生早已看出这儿一班獐头鼠目的家伙会对自己不利，但他有胆先发难，当然心里已早有准备。

阿生用力将酒保一推，首先撞倒了由前面扑来的一名大汉。由他背后扑来的一名大汉，眼看就要将刀刺向阿生的背部。阿生却连眼尾也没瞥他一眼，一式虎尾脚朝后力蹴。“呼”的一声，只见一条人影飞跌丈外，一连撞倒好几把椅子！阿生还没有站稳身子，又看见一名大汉在那边蠢蠢欲动。那大汉正将手枪拔出来，指向阿生这边。阿生趁他还没瞄准，人已作滚地葫芦。“呼”的一声，子弹射向柜台，击穿了酒柜下面的木板。阿生那一滚，是有目的的。他早知道自己和尼克已陷入重围之中，若不提起十二分精神，很容易葬身于这帮歹徒的手中。因此，阿生就地一滚之后，已将一柄尖刀夺在自己手中。

那把刀是刚才那大汉企图刺杀用的，他被阿生踢倒在地之后，刀亦坠地。

阿生当时身上也有枪，但他这个人非到迫不得已时，决不拔枪。因此，尖刀到了手，反身把手一扬。那边一名枪手一击落了空，正待发射第二发子弹时，刀光一闪，手腕见血！“唷”的一声，手枪不由自主的坠掉地上。

这边，尼克制服了酒柜内的一名酒保，缴了他的手枪，命令他致电报警。

那边，有人趁混乱之机逃出门外。阿生几步抢到门前，拦住众人的去路：“各位请留步！趁警察未到之前，我只想知道神枪手施拉的下落。谁告诉我，谁就可